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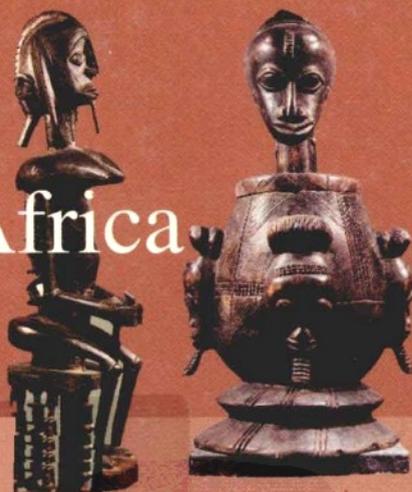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非洲史

凯文·希林顿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History of Africa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History of Africa

ISBN 978-7-5473-0490-7



9 787547 304907 >

定价：55.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非洲史

凯文·希林顿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History of Africa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2010 -231

© Kevin Shillingto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Macmillan Educatio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History of Africa (Revised 2nd edition) by Kevin Shillington.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Macmillan Educatio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史/(美)希林顿著;赵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8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490-7

I. ①非… II. ①希… ②赵… III. ①非洲—历史
IV. ①K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5853号

责任编辑:赵明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话:021-62417400

印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40

字数:550千

版次: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90-7

定价:5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序 言

非洲史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恰好与众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出现同步。在过去的 50 年里,在非洲、欧洲和北美等大学和档案馆里工作的专职历史学家已经写了数百万字、数百卷的非洲史著作,内容涉及非洲史的方方面面。因此,大部分非洲国家现在得以夸耀其自身的“民族”历史。其中,有一部分著作在当地的中小学和大学里被作为历史学习的基础性教材。同样地,出于中学教学的需要,关于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非等地导论性质的区域史著作也已经面世,大学教学提纲也在构思之中。但是,整个非洲大陆的通史,尤其是那些追溯到最原始时期的通史著作,往往在语言与思想上显得过于晦涩与复杂。因此,非专业的普通读者、高中生或是大学生们,在涉猎时间跨度更大一点的非洲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有点气馁,发现自己难以把握。

xiii

这本《非洲史》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读者难以把握的上述问题,展现出—个用词平白、基础性强且图文并茂的文本。因此,它给尽可能多的读者介绍非洲漫长而又迷人的过去,既容易理解,又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本书尤其关注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发展及其如何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同时,我对非洲大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与发展以编年体的方式进行了评论,并触及很多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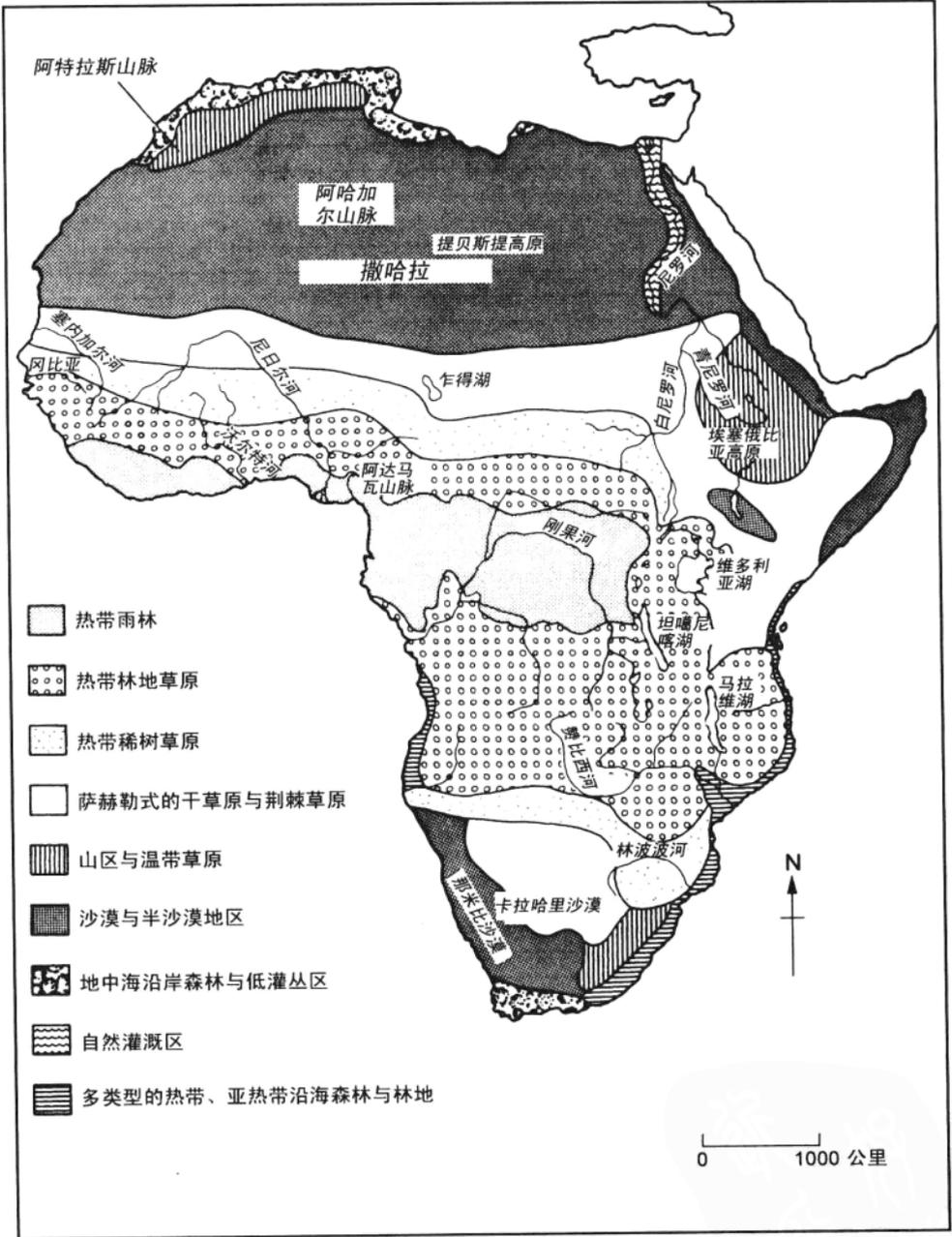
本书从最早期的人类进化写起,循着非洲历史的轨迹,论述了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非洲国家与社会的兴衰沉浮,在论述最近数个世纪不断加强的欧洲干预的时候,我关注的焦点依然放在非洲本土的观察视角、发展与能动性上。最后,我将非洲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社会 and 经济发展问题置于非洲本身的历史场景中,因此避免了很多论述当代非洲大陆的作品中所具有的那种严重的负面论调。

除了依据新的研究成果修订了一些历史解释外,第三版还论述了近现代的非洲历史,并将时间跨度推进到新千年。因此,增加的最后一章对非洲大陆做了宽泛的扫描,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民主变迁,审视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历程并讨论了主要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要感谢非洲史研究的同道们,这种感激之情在此刻难以名状。我广泛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只是希望我的诠释对他们的努力来说是公平的。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献给皮帕(Pippa),没有她不遗余力的鼓励与支持,本书的写作是绝不会完成的。

凯文·希林顿

伦敦



地图 1.1 现代非洲的植被。

序言 / 1

- 第一章 非洲的早期史前史 / 1
- 第二章 晚期史前史：热带非洲和古埃及的种植业
与畜牧业 / 15
- 第三章 铁器在北非、西非的影响 / 41
- 第四章 早期铁器时代的中非、东非和南部非洲 / 58
- 第五章 11 世纪前的北非和东北非 / 72
- 第六章 跨撒哈拉贸易和古加纳王国 / 91
- 第七章 伊斯兰教和西非的苏丹国家 / 105
- 第八章 16 世纪前的东非 / 128
- 第九章 16 世纪前的东非沿海贸易城镇 / 146
- 第十章 17 世纪前的中部非洲、南部非洲的晚期
铁器时代国家与社会 / 167
- 第十一章 18 世纪前的北非与东北非 / 192
- 第十二章 16—18 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 / 209
- 第十三章 18 世纪以前的西非国家和社会 / 222
- 第十四章 18 世纪以前的中非和东非 / 244
- 第十五章 18 世纪前的南部非洲 / 263
- 第十六章 19 世纪的西非与奴隶贸易的结束 / 281
- 第十七章 19 世纪的中非和东非 / 301
- 第十八章 19 世纪前工业时代的南部非洲 / 322
- 第十九章 19 世纪的北非与东北非 / 343

- 第二十章 热带非洲的帝国前奏 / 362
- 第二十一章 欧洲人的瓜分、殖民征服和东非、中非
与西非地区非洲人的抵抗 / 378
- 第二十二章 工业化、殖民征服与中南部、南部非洲
人的抵抗 / 399
- 第二十三章 帝国的巩固：早期殖民统治 / 419
- 第二十四章 两次大战期间的非洲：殖民统治的
高潮 / 439
-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 / 463
- 第二十六章 赢得独立(一) / 476
- 第二十七章 赢得独立(二) / 499
- 第二十八章 独立后的非洲(一) / 530
- 第二十九章 独立后的非洲(二) / 548
- 第三十章 迈向新千年的非洲 / 561
-
- 进一步阅读建议 / 587
- 索引 / 607
- 译后记 / 626

第一章 非洲的早期史前史

“人类的摇篮”

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于 1859 年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物种起源》)。达尔文在应用其进化论分析人类起源时,认为人类的诞生地可能是非洲(《人类的由来》,1871 年)。达尔文的思想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极大争议。这一争议部分是由于宗教原因而引起的。达尔文挑战了神学观念,即上帝在一周内创造了人类及其他众生。达尔文著作的面世恰逢欧洲强调帝国扩张、宣扬欧洲种族优越论的时代,许多欧洲人难以接受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非洲这一观点。然而自 20 世纪 50 年代,在非洲南部、东部和北部干燥的热带草原和林地进行的科学研究,为证实达尔文观点的真实性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非洲确实是“人类的摇篮”。此外,非洲似乎不但是人类本身的起源地,而且也是早期人类史前史中的远古世界的很多技术革新的起源地。

证据

在人类早期演化过程中,非洲是唯一有迹可循的大陆。人类演化的物质证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骨骼、化石、石制工具和其他人工制造物的发现和研究。

化石是在岩石的地质构造过程中形成的。陷于岩石内的动植物遗体受到强大压力的挤压,在岩石内留下了印记。岩石在后来的自然进程中被现代研究者打开,一个完美的有机物印记(化石)就显露出来了,这一印记可能千百年来一直包裹于坚固的岩石内。使用地质科学方法可以得出岩石形成及化石形成的大致年代。自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以来,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放射性碳(Carbon-14,即碳 14)年代测定法,以估算如骨头、木炭等有机物遗骸的年代。

早期放射性碳测试的结果很不准确,近年来研究出的新技术则可以更为精确地测定更大范围内的有机物遗骸。

- 2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动植物在其生命周期内会从空气中吸收微量的放射性碳(碳 14)。动植物死亡后,其体内的碳 14 含量会以一种稳定的、可测量的比率逐渐减少。因此,科学家通过测量如骨头或木炭等有机物碎片的碳 14 含量来计算物体的大致年代。计算结果从来不是绝对准确的,但对于研究对象为年代而非精确数据的考古学家来说却大为有用。

最早期的类人动物

从进化方面来说,现代人类属于“人科”(hominids)中的灵长类。人科是对具有更大脑容量,并具有双腿直立行走能力的人及类人动物在生物学上的总称。现代人类是百万年来唯一生存下来的人科动物。但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很多不同的人科动物种类。化石证据显示,原始人类的最早种类是数百万年前从其他灵长类动物家族——非洲森林猿类(包括大猩猩和黑猩猩)演变而来的。

虽然化石证据有着显著的差异,人们对最早期的原始人类还是知之甚少。原始人类似乎是在距今 1 000 万—500 万年之间的某个时期走出热带丛林,并迁徙到东非更广阔的大草原和林地地区的。在那里,他们开始发展出直立和两腿行走的技能。对于他们究竟是怎样以及为

什么这么做,我们无从知晓。但从生存和进化上说,这样做有着许多直接的好处。在开阔的大草原,直立行走可以让他们观察草原,发现以他们为捕食对象的狮、豹等食肉动物。那些直立能力最强的原始人可以生存更久,繁衍更多,并把这一优势传给他们的后代。两腿行走的优势更为重要,它使得双手得以解放,以便捉拿食物和使用工具。再也无需短粗、有力的手指以便在森林里的树枝间攀援,早期原始人进化出细长的手指以从事复杂的工作并最终可以制造出工具。

南方古猿与智人的早期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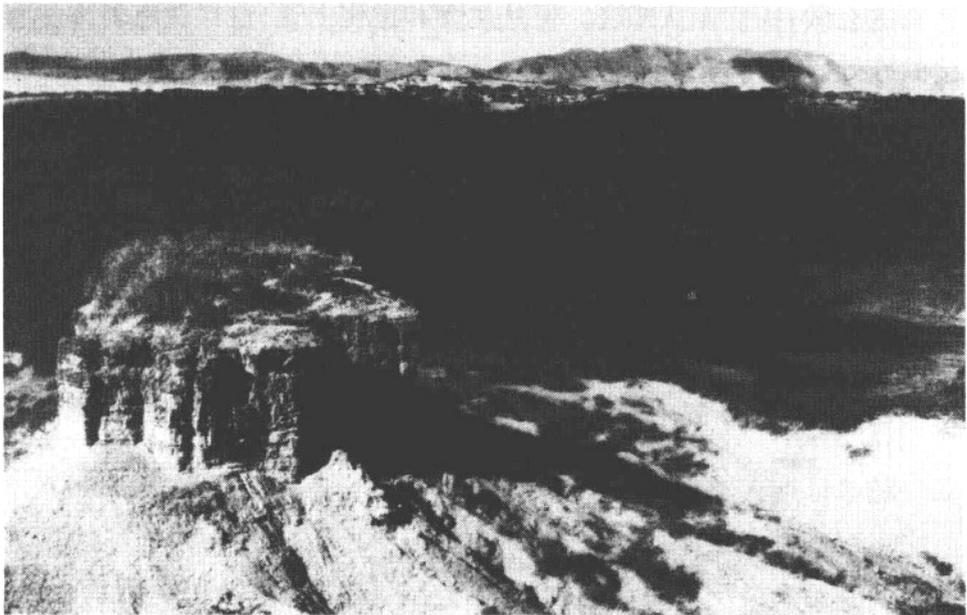
随着早期人类化石在东非、南非以及撒哈拉地区被发现,500万年前的化石资料不断地得到扩充。持续到150万年前的材料,展现了大量早期原始人类及相关动物种类的进化和灭绝的复杂历史。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它们中的大部分是食腐动物,还有一些是食草动物,其他是食肉动物。它们的脑容量还不及现代人脑容量的三分之一。它们是工具的使用者而非制造者。它们不自己加工工具,而是使用可以随手可得的树枝和石头。

随着最早的工具制造者的进化,这种情况在约250万年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一重要变化,这些原始人成为能人(*Homo habilis*),即最早的人类。诸如猩猩等为数众多的动物虽然使用树枝和其他工具来协助寻找食物,但制造工具的能力、使用这些工具猎取和寻找食物的能力将智人与其他动物、南方古猿区分开来。虽然能人的脑容量不到现代人脑容量的一半,但人们还是认为现代人起源于能人。他们的石制工具,如奥尔德沃型(在肯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被首次发现)石器,只是简单的砍砸器、刮削器。这些石器通过砍凿火山岩石的碎片形成锐边而制成。一些砍凿过的碎片可能用来切割或刮削兽皮,也可能用来削树枝。不过,这种工具的最终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石头的结构。

南方古猿在其发展后期继续和能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与更有能力的智人类相比,在食物竞争上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到下一个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奥杜瓦伊峡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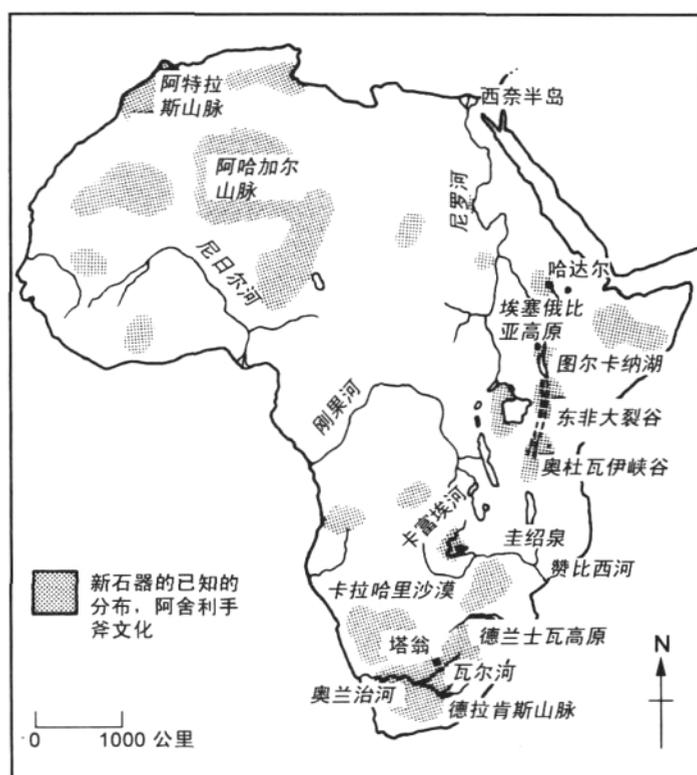
重大进化阶段,即 150 万年前时,南方古猿已经绝种了。

早期石器时代

后一个进化到智人的是匠人(*Homo ergaster*, 180 万年前),更为有名的直立人(*Homo erectus*, 150 万年前)就是由匠人转变来的。直立人是第一个能按照预定形状来制造特定、精确的石制工具的原始人,这种能力需要智能的重大进步。直立人的脑容量是现代人脑容量的三分之二。

直立人也是第一个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的原始人。直立人的遗迹,即他们在 100 万—50 万年前制造的工具在整个非洲、欧洲南部和亚洲,甚至远至中国都有发现。1927 年首次发现的“北京人”,可能就是后期的直立人。

直立人使用的最有名的工具是“手斧”,通常被称为“阿舍利文化”(Archeulian),因手斧最早发现于法国南部的阿舍利而得名。手斧是一种坚硬、锋利和厚重的工具,两边均经过打凿以达到预定形状。手斧可能被用来切割、剥劈或采掘。尽管手斧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但大多



地图 1.2 非洲人类的进化。

数阿舍利文化的工具是在非洲发现的。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制造精良的手斧样本,这些手斧是由熟练工匠花了数小时做成的。一些手斧甚至可能还具有象征性的礼仪功能。在为亡者安葬时,肯定存在一些礼仪或早期宗教形式。而且,我们发现阿舍利文化时期的直立人过着有规律的、季节性的营地生活,并且他们开始合作狩猎,而不是简单地寻觅食物。他们也是最先学会控制和使用火来烤肉、取暖的原始人。无论在非洲、亚洲还是欧洲,阿舍利文化的工具是最具特色的一种工具,尤其是手斧在形状和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点进一步确认直立人最初都是起源于非洲。

中期石器时代

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偏远岛屿上发现的化石显示,亚洲

5 直立人的某一个经过进化的后裔可能存活到有史时代。但是,这一证据还有可疑之处。直立人和所有其他早期原始人类很可能在 150 万—20 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期就灭绝了,且为早期智人(*Homo sapiens*)所取代,后者的脑容量几乎接近现代人的脑容量。虽然这些早期智人的一部分也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南部,但是这种演变在非洲又一次发生了。20 万年前,随着早期智人的出现,技术变革的速度开始加快。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中期石器时代”。

在中期石器时代,石制工具种类更多,也更精细,骨头也开始被用来制作特定的工具。工具制造及其风格的地区性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不同于过去的“粗糙”,打凿石头碎片开始应用新技术。因此,浪费减少了,制造者也集中于选择那些最好、最适合的石头,如黑曜石,这是一种像玻璃似的、坚硬的火山石,可以打凿出特别锋利的边缘。有些石头碎片还可以进一步被加工为更好的“刀”和刮削器。一些打凿过的石尖可能被用作矛头,用植物浆和绳索固定在木制杆上。这种情况和其他迹象显示出个体狩猎技术的良好发展。火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营地生活变得更有组织性。遮蔽点是由树枝、草和石头建造而成的,在气候更为寒冷的非洲北部和南部,原始人在洞穴中寻求庇护。

晚期石器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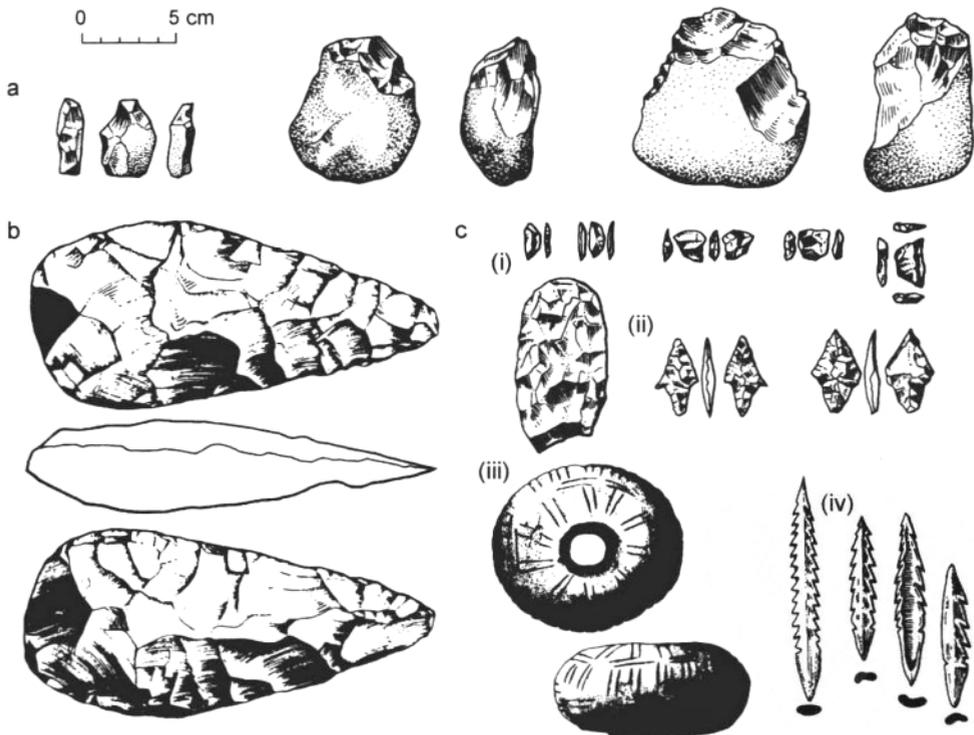
在约 12 万—9 万年前,非洲东部、南部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最终彻底进化成现代人。这些人有着和现代人同样大小的脑容量,可以像现代人那样思考。事实上,他们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唯一缺少的东西是我们的经验教训和积累的知识。因此,他们成为人类思想、哲学、宗教和技术的先驱者。虽然晚期智人的人口数量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依然很低,但到 6 万年前,晚期智人遍及大部分的非洲大陆并开始进入亚洲和欧洲。到 1 万年前,他们扩展到世界的主要区域。我们抛开世界上偏远地区一些物种存在的可能性,通常可以认为在晚期智人遍及世界的其他地区时,所有更早期的智人已经灭绝了。

最早期的晚期智人来自热带非洲,他们皮肤可能是棕色的,在外形

上与当代非洲人在某些方面类似。随着他们遍及整个非洲并移居到世界其他大陆,他们适应了气候和环境的变化。生活在炎热的热带非洲地区的晚期智人形成了最黑的肤色,以避免直接受到炙热太阳的有害光线的伤害。那些迁移到寒冷气候地区的晚期智人形成了淡一点的肤色,以更多地吸收太阳光中较少的有益光线。因此,世界上各个民族间的“种族区别”完全只是对气候和环境外表上的、区域性适应而已。所有人属于一个物种,其起源地就是非洲。

晚期智人在石器时代技术上取得了更重大的进展,主要特征是细石器(即细小石器)的出现。石头碎片被加工、再加工成细小精致的石尖和刀片,有时被加工成具体的几何形状,诸如三角形和月牙形。刀片的薄棱再被削尖,变得更为尖锐和锋利。这些“回炉”的刀片几乎全被

6



非洲石器时代的细石器与人工制品 a. 来自奥杜瓦伊峡谷的奥尔德沃工具; b. 中期石器时代: 来自刚果南部卡莱阿具有阿舍利文化特征的手斧; c. 晚期石器时代工具: (i) 细石器; (ii) 斧头与箭头; (iii) 装饰过的钻孔加重挖掘棒; (iv) 骨制鱼叉头。

7 安装在木制杆上以制成矛,甚至是箭。这一时期狩猎技术的主要进步之一是弓箭的出现,弓箭使得狩猎技术突飞猛进。晚期石器时代,人类也制造各式各样的骨制工具:锥子、针、鱼钩、箭倒钩和鱼叉。非洲很多地区发现了人体装饰用的薄珠和石画石刻等伟大创作,显示了这一时期艺术上的发展。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总是难以区分。在某些地区,简单点的中期石器时代的技术与工具会延续一段时间,与晚期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技术并存。新技术的采用可能受制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同样也受制于技术发展的水平与人的能力。石器时代不同于之前的漫长时期,在技术与生活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

晚期石器时代的狩猎、捕鱼和采集

在种植粮食作物和驯化动物的技术出现以前,人类的生活依赖狩猎和采集在陆地上自然生长的野生动植物。甚至他们的工具和装饰品——由石头、骨头、羽毛或蛋壳制成的——也都是从陆地上采集的自然物品。

我们对晚期石器时代的狩猎者、采集者的很多认识都是来自大量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考古发现。在今天博茨瓦纳干燥的里沙漠(Kalahari)地区,为数较少的说科瓦桑语的人仍然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在20世纪,考古学家对他们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有助于考古学家解释出土的晚期石器时代文物。晚期石器时代细石器技术的证据在整个非洲草原和干燥林地都有发现。赞比亚中部卡富埃(Kafue)流域的圭绍泉(Gwisho springs)地区的发掘物可能是最丰富的。卡富埃平地的渍水土壤保存了一系列独特的植物、石制骨制材料,以及30多具人类骨骼。该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该遗址和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其他不那么有名的遗址,展现了一幅相当清晰的关于狩猎、采集等生活方式的画面,可能是非洲草原地区晚期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典型场景。

但是,晚期石器时代保留下来的最生动的证据可能体现在原始人类洞穴和居所岩壁上的绘画和雕刻中。这些绘画、雕刻的样本遍及从

北方的撒哈拉中部到南方的德拉肯斯(Drakensberg)山脉,这些地方都是非洲的干燥地区。他们的绘画颜料主要为红、黄、橘黄和白色颜料,是用树枝、羽毛和植物染色后的动物脂肪所做成的。绝大多数绘画展示了自然状态中的生物,如动物和人的形象。有些绘画描绘的是狩猎、捕鱼或舞蹈场景。其他绘画更抽象些,可能是受到涉及生命、死亡和精神世界的宗教信仰的灵感的启发。

狩猎

对居住遗址发掘出来的动物骨头、石制品的细致研究,揭示了原始人类狩猎的很多信息。在非洲草原地区,晚期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狩猎的动物种类广泛,既有大型动物也有小型动物。特别打凿的细石器被粘合固定在木柄上,成为多刺的长矛,但最重要的狩猎武器是弓箭。箭杆装有石制、骨制的尖锋,这些尖锋被精心地用植物毒汁处理过。狩



刚果东北部伊图里森林中携带着猎网正在回家途中的现代班布蒂俾格米人。

猎小组借此可以捕获在非洲平原上奔跑的大型羚羊、野牛。毒液虽然起效缓慢,但也会使动物,甚至是最大型的动物最终倒地不起。很多小型动物也可以用陷阱、圈套,可能还有网来捕捉。在热带雨林的茂密林地,轻质的弓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在那里,更大、较简单的中期石器时代的工具和武器被继续使用着,人们用圈套、坑洞、矛和斧子可以捕获到更多的猎物。

捕获到的动物不仅仅只是作为肉类食物,动物的骨头也可以用来制造工具或装饰品,动物的皮革也是有用的原材料。动物的皮被锋利的、拇指大小的石制刮削器刮过之后,再经过干化、柔化,最后做成衣服、遮蔽物、皮带、采集袋或携带孩子的吊兜。

9 捕鱼

晚期石器时代,绝大多数原始人会充分利用易于获得的任何食物资源,包括那些适合捕鱼的河流与湖泊。鱼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人们一旦掌握技术,就能够非常容易地、大规模地进行捕捞。在非洲的某些区域,捕鱼和采集贝类生物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这显著影响了相关区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期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在非洲西部、南部的沿海地区的石头间采集贝类生物了,这种采集所需的技巧很简单。在一年内的特定季节里,人们也可以捕获搁浅的海豹。在晚期石器时代,人们可以进一步地制作出带有骨尖的鱼叉、潮汐陷阱,甚至可以用网来进行捕鱼。

采集

虽然狩猎、捕鱼的考古证据非常容易找到,但采集的证据却不是那么明显。植物往往并不像矛、箭上的动物骨尖或石尖那样,经历几个世纪仍可以很好地保存下来。然而,20世纪对保存下来的少量狩猎-采集者群落遗址的研究却发现,采集提供了当时人们日常食物的三分之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采集在遥远的古代不是那么重要。

采集可能主要是由女人来做的,用的工具是挖掘棒和携运袋。她们采摘各种各样的野生水果、坚果和瓜,并从地里挖掘可食根茎和块茎。她们也采集诸如白蚁、毛虫和蝉之类的生物。从很多方面来说,植物食品的采集比狩猎更为可靠。人们每年都可以收获树上和灌木丛中的果实,有经验的采集者根据不同植物的收获季节不断地更换采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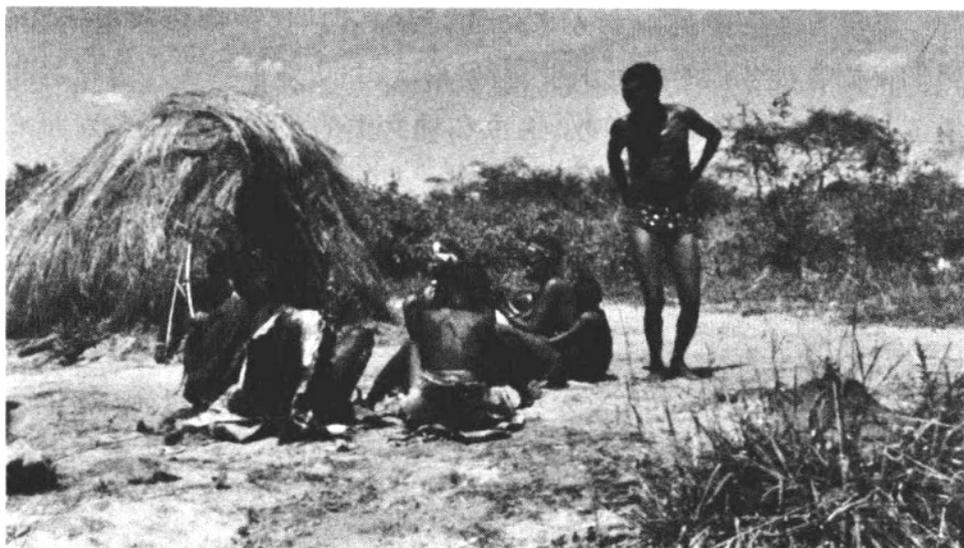
社会组织

从居住地的遗址证据可以发现,晚期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群落通常过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生活。在干燥地区,这些新型的群体,通常不超过 20 个人。较潮湿的地区有着大量的猎物 and 植物,人们以 50 个人甚至是 100 个人组成的群体生活在一起。但是无论群体规模多大,人们都可能是以家庭为单元被松散地组织起来的。从狩猎-采集者群体的情况来看,群体间为了婚嫁或其他目的也有着自由的流动。在有洞穴和悬崖的地方,人们就把洞穴和悬崖作为遮蔽所。在更加开阔的地方,他们用树枝、草和石头做成临时的防风屋。在某些地区,季节性帐篷一次会使用数周或数月,圆锥形蔽体可能是用弄弯并捆绑在一起的树枝制成的,并用茅草覆盖。

最近对卡拉哈里的科伊桑狩猎者的研究揭示出,狩猎-采集者群体为了生存而依赖合作劳动和集体努力,这是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男人和女人之间虽然存在劳动分工,但是地位没有高低之分。他们认识到彼此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在一天结束时,采集和捕获到的食物被带回居住地,在群体中平均分配,也没有赋予成功的狩猎者以特殊地位。

气候变化、适应及非洲语言的起源

我们在研究石器时代狩猎和采集群落的总体特征时必须慎重,不能把石器时代晚期设想成一个没有历史发展或变迁的永恒阶段。正如近几十年一些非洲人面临的经济和生态危机,并由此造成无法供养越



现代卡拉哈里桑人。

来越多人口的情况一样,非洲人在更早的古远时期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公元前2万—前1.6万年,非洲气候和植被与近十几年的非洲情况类似。刚果盆地以延展到西非沿海绝大部分地区、远至塞内加尔南部的热带雨林植被为主。刚果盆地以北和以南地区则主要为干燥森林、开阔的热带草原林地、大草原、干草原以及沙漠。在非洲东部、南部的高原上,主要为热带林地和草原。然而,在公元前1.6万—前1.15万年,非洲面临着一个更为干燥的气候:雨林减少,沙漠区增加。随着旧式狩猎和采集技术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不适宜了,人类面临危机,人口数在这一时期急剧下降。然而,那些学会适应的种群通过文化和语言把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现代非洲土著语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他们。

研究非洲语系的语言学家已经在非洲东北部地区、尼罗河中上游的峡谷至少追查四个可能起源地中的三个。在苏丹北部险滩、红海和埃塞俄比亚高原间,说亚非语系(Afro-Asiatic)的人专门收集野生草茎。他们烘烤种子,用碾磨石把这些种子和干化的茎碾磨成面粉,再把面粉烘焙成扁饼。说亚非语系的人向南扩展到埃塞俄比亚

高原周边,从厄立特里亚到索马里,最后扩展到肯尼亚的东北部。在肯尼亚东北部,他们成为说库希特语(Cushitic)民族的祖先。他们把脱粒和碾磨技术向北带到埃及和西亚。他们向西扩展到北非,同化了更早期的卡普萨(Capsian)的狩猎-采集者,并成为说柏柏尔语(Berber)民族的祖先。

说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人居住在说亚非语系人的南部,即努比亚山脉和尼罗河中游之间的草地,其祖先有其自身的来源。这些人主要用投掷矛的方法专门捕猎那些以丰草为食的大型羚羊。他们的捕猎物可能还包括后来被驯化的撒哈拉野牛。他们沿着撒哈拉以南的草原区,主要向西一直扩展到乍得湖(Lake Chad)和尼日尔河河曲。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桑海人可能起源于此。这些说尼罗-撒哈拉语系人也向南扩展到大湖地区、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西南地区,成为这些地区希鲁克人(Shilluk)、丁卡人(Dinka)、努尔人(Nuer)和阿乔利人(Acholi)的祖先。

尼罗-撒哈拉语系的西南,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的祖先专门用弓及上毒的箭在西非的林地草原上狩猎。他们也挖野生薯,用钩、线可能还有篮子来捕鱼。尼罗河中游以西的科尔多凡人(Kordofan)的语言与尼日尔-刚果语系关系密切,一些语言学家因此认为科尔多凡人可能是后来向西迁徙到西非的尼日尔-刚果语系人的最初祖先。然而,其他语言学家则相信科尔多凡语更可能仅是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一个遥远分支而已。被考古学家称为卢彭巴文化(Lupemban tradition)的石器时代刚果森林里的狩猎者,可能是现代班布蒂、巴特瓦(Batwa)狩猎者的祖先。他们的古语言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被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支系班图语(Bantu)所吸纳,并已经消失了。

最后,科伊桑语族的起源地似乎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地区。他们主要擅长狩猎、采集,采集用的是细石器,包括弓、毒箭以及用来挖可食块茎的挖掘棒,这种挖掘棒还用钻挖石加重过。科伊桑语族扩展到整个非洲南部和中南部,并同化了早期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的技术特别适合于开发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这些干燥的半沙漠地区。这可

能是这些地区将他们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一直保存到现代的原因。在东非、中非和南非的大部分地区,科伊桑语族从公元纪年一开始就被尼日尔-刚果语系的班图语族所同化(参见本书第四章)。哈扎人和桑达韦人(Sandawe)是他们在坦桑尼亚的后裔。

12 这一部分所描述的语言和文化的扩展,是一个同化而不是取代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正是技术及与之伴随的文化和语言在扩展,而非大规模的实际人口在扩展。然而,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他们的新技术是成功的,并对非洲的晚期史前史产生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第一,他们的语言、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开始主导并同化非洲大陆上所有先前的语言和文化。新旧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新的地区文化和语支,而这成为非洲有史时代民族的古老起源。第二,一旦气候条件更为适宜,就会出现农业和畜牧业,因为他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进行集体狩猎和采集的知识和悟性为此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晚期史前史：热带非洲和古埃及的种植业与畜牧业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大约1万年前时,非洲的人类社会就已经将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但是在人口构成上,基本还是以狩猎者和采集者为主。他们的食物和整个生活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到晚期石器时代的末期,由于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出现,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13

作物栽培、驯化与种植业的起源

迈向作物栽培的第一步可能开始于野生谷物的采集,前文对此曾有叙述。人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转向了那些现在通常被称为“禾谷类作物”的产量丰硕的“草”。这些“草”在西亚和埃及主要是小麦和大麦;在夏天降雨量大的热带非洲草原地区,这些“草”主要是高粱和稷。栽培开始于对野生谷物的精心保护、除草、选种和重新播种。块根植物的栽培也同样如此。人们很快认识到选自最强壮植物的种子是最好的,种植这些种子可以在来年获得最好的收成。在植物的多次世代交替中推行这一原则后,这种植物开始依赖于人类的栽培。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和保护,这种以新的形态出现的植物无法再与杂草竞争或在野生状态下存活。此时,这种植物开始被“驯化”,真正的种植业开始出现

15

了。从野生作物的栽培到驯化作物的种植,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也很难在考古材料中得到佐证。

驯化动物和畜牧业的过程与此类似。最初,那些最能满足人类需要的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摆脱了食肉动物对他们的威胁,放牧于一个又一个适合喂养的地方。这些动物得到很好的喂养,无需躲避野生食肉动物。历经几代,这些动物的体格渐渐大了起来,也变得比较笨拙,依靠自己已难以存活下来。它们较大的体型满足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放牧者从每个动物身上可以获得较多的肉或奶;另一方面,在人类的保护下,放牧动物(牛、绵羊或山羊)的生命更长,繁殖能力更强。当依赖性开始出现的时候,以新形态出现的动物就无法再在野生状态下生存,它们已经被“驯化”了。

14

农业的影响

随着种植业的出现,人们的定居点变得更大、更持久,他们不再需要为了寻找野生食物而永远处在迁移状态。他们选择把定居点设在土壤肥沃的适当地区,并在周边种植作物。与此同时,人口开始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食物增加的结果,因为食物供应变得更为稳定,更为丰富。人们生活在有更多人口定居的村落,女人可以更经常性地生育孩子。不同于狩猎-采集者村落,这里的孩子不再是负担。在家庭的安全保护下,孩子可以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照料。同时,更大规模的家庭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孩子在较小的年纪就可以在田地上劳作,吓跑鸟雀、给作物除草或照管牲口。因此,更大的家庭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又使更多人口的食物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

随着人们可以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定居,他们开始建造更坚固的房屋。这些房屋通常构造简单,由泥浆、木杆和编织后的麦秸以及茅草建造而成。有时,房屋本身或围绕定居点的围墙也会用石头建造。此时人们既是种植者,又是狩猎者和采集者,因而需要更多种类的工具。由于生活在更长久的定居点,需要储存东西的器皿,于是人类制造出用焙烧黏土做成的陶器,用来储存、运送或烧煮食物和水。陶器残片和由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于多年碾碎谷粒而变得平滑的碾石,通常是证明古代早期农业村落存在的考古学证据。人们渐渐制作出更为精密的工具。这一时期特有的工具为磨制石斧。不同于阿舍利时期仅仅把岩心砍凿成所需形状,此时的工具制造者会在更为坚硬的岩石上磨制石器。尖锐的边缘有了一个平滑的斜面,更像现代的金属斧头。这种新式制石技术有时被称为“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来源于希腊语,neos意思是“新”,lithos意思为“石”)。

种植业的出现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食物供应需要社会组织、村落内的合作和计划。人们不得不在一起规划未来几个月的生产:种植多少、何时种植、在哪种植何种作物以及何时收获。人们不但要有计划,而且还要储存充足的食物,以保证上一年的收获能一直维持到来年。他们此时已经有了食物富余,也就是说,食物超出了直系家族的吃用需要。储存食物是一种重要的保证,可以应付如干旱或洪灾等自然灾害给作物带来的损失。这也意味着一个村落可以供养很多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的人:专业工匠、牧师、行政人员和掌管、组织社会规划的首领。富余的粮食可以在邻近的定居点间进行交易,以交换本村落并不生产的原材料、奢侈品或其他物件。

最后,在农业和畜牧业社会,狩猎-采集者的某些平等和集体分配已经不存在了。随着富余粮食的出现、非食物生产阶层的存在和个人财产的增加,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在不同的社会中,贫富分化的程度各异。一般来说,那些支配生产的非生产者比较富有,而非生产者所依赖的粮食生产者依然贫穷。

15

畜牧业

豢养牲口(牛、绵羊或山羊)与作物栽培有着类似的优势。这些动物可以提供食物,特别是奶。它们通常很少作为肉来食用,但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食用,例如在干旱和作物歉收时期。在那些主要人口是畜牧者(也就是说,动物的放牧者)而非作物种植者或混合型种植者的地区,人们的定居点往往是非固定的。他们为了寻找不同的季节性



正在尼日尔河岸边饮牛的现代牧民。

牧地而需要迁移。但是由于有作为可靠食物来源的家畜，他们依然是以大型村落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在从一个到另一个季节性牧地的迁徙中，他们可以用动物来背驮他们的财物甚至是造房用的材料，如木杆和席子。

“农业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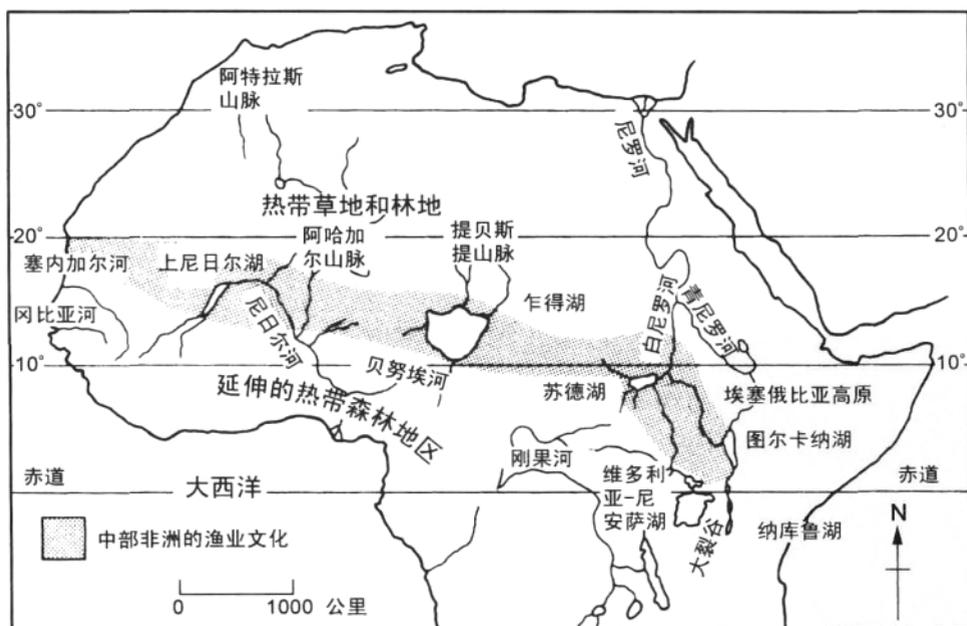
传统上的“农业革命”正是这样的。一旦人类知道怎样种植粮食，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变革。很显然，种植业的出现所带来的潜在变革和明显优势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但这不意味着人类一旦学会了种植，所有的村落就会变成固定的农业生活方式。人们在非洲的研究发现，比起人们之前的认识，通向作物耕作的早期转变更为缓慢。固定的种植业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种植业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也使得人们处于由于诸如干旱或洪涝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危险中。无论如何，作物耕作和豢养家禽仅仅只是几种经济选择之一而已。在很多农业村落里，狩猎、采集甚至是捕鱼依然是食物和日常生活的重

要保证。事实上,下文我们将会详细阐述,正因为如此,他们采纳了畜牧,但没有发展耕作。可能在他们看来,耕作将会带来与过去重大的但不必要的断裂。

已经对种植业形成依赖的人们需要接受世界观的重大改变。人们不再完全是在自然的限制下工作,人们更依赖于气候的变化。人们在精神世界中形成了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非洲本土宗教的起源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非洲的宗教思想、活动和神殿一向与土地神和“求雨”、耕作、播种及收获的季节性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热带非洲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起源

从约公元前 1.1 万年开始,非洲气候(前面已经叙述过)特别干燥的阶段终于结束了,降雨量恢复到较高的水平。公元前 1.1 万年一直到公元前 9000 年,这一阶段为一个新的“潮湿”阶段,降雨量达到了顶峰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6000 年。此后,这种较大的降雨量开始逐渐减少,直到公元前 3500 年,降雨量减少至与今天的普遍降雨量差不多的



地图 2.1 公元前 7000 年的非洲：在持续的大潮湿阶段湖泊和河流的大概范围。